



中國農村復興運動聲中之天災問題

蘇筠

我們只要稍注意近年來的農村狀況，便可發現大批的農民是離開了農村，荒地的面積一天一天的增大，農業生產率不斷的減退。而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外國的農產品如棉花棉紗米麥麵粉等等之入口值，是逐年的在增加。據海關報告，去年輸入洋米，計有二千二百四十餘萬擔，價值在一萬萬金單位以上，今年過去八個月中輸入洋米一千六百七十萬擔，價值六千二百三十三萬金單位。去年一年輸入小麥一千五百餘萬擔，價值四千三百餘萬金單位，今年過去八個月小麥輸入一千七百三十萬擔，價值四千四百十萬金單位。以農立國的國家，而輸入這樣鉅大數字的農產品，這顯然表現出農村經濟已是無可疑義的崩潰了。

中國農村之所以崩潰，可以歸根於如下的三點：

一、國際帝國主義之無壓的殘酷的榨取與壓迫；

二、國內各式各樣封建勢力的剝削與戕害，
三、嚴重的天災的威脅與破壞。

高喊着農村復興運動的今年，在爲着復興農村五千萬美金棉麥大借款接洽成交的今年，前面所說的致命傷之一的天災消息，紛紛的從各省各縣傳來。

在過去，中國是常常的鬧着災荒。馬羅立（Mallory）說：中國在紀元前一〇八年起，至紀元後一九一一年上，曾有過一八二八次災荒，（包括水、旱、兵、匪、風、霜、蟲）換言之，每一年中國的十八省內，總有一省是鬧過災荒的。自從民國以來，災患更廣泛更頻繁的在各地進行。例如一九一三年的淮河汎濫，在安徽淹滅一〇、四七〇方哩，在江蘇淹滅二、三〇〇方哩。一九二四年夏河北之大水災，被災面積達五千方哩，損失在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一九二五年之江西大水，贛州附近數百里良田盡成澤國。一九二五年夏秋之交，山東南岸的堤壩被水冲倒，淹沒面積達八百方哩，損失二千萬以上。一九二七年長江下游被水災

93500者達數萬方哩。一九二八——二九年间，西北諸省空前的大旱災，他的區域包括河北、山東、陝西、河南、甘肅、熱河察哈爾諸省；五千餘萬人遭受

凍與餓的侵襲，數千數萬人，流落到別省。一九三一年長江沿岸的大水災，災區十八省，受災面積四十餘萬方哩。僅就皖、湘、鄂、贛、江浙、豫七省之

損失言之，據水災救濟委員會的調查，確罹水災而提出報告的被災面積，佔總面積百分之三二·五，被災田畝達一二七·七〇六、四五二畝，財產損失爲一、五七三、三三〇、三六〇元，被災人口數爲四三、三〇〇、八九四，佔上列各省總人口百分之二五·九。

總計一九二七年的災民約在九百萬，一九二八約三千四百萬，一九二九約五千四百萬，一九三〇約六千萬，一九三一年在一萬萬以上。

一九三二年算是五年來災害較輕的一年，但吉林、黑龍江、山西、雲南各省的水災，陝西的風雹、旱霜、各災，河北的各河決口，江西的先水後旱亦達七省之多；災民數千萬人，而產米的各省，因米價跌落，豐收反而成災，使農民所受之痛苦，更甚於災害之年。

不幸的一九三三年的今年，舊的創痕正劇烈的在痛着，又深深的加上了新的創痕，各地所受的天災，甚爲嚴重。

二

爲敘述便利起見，我們把中國的天災分爲三個區域來說：

首先我們試看一下黃河流域各省是一個甚麼樣子。

黃河流域包括青海、甘肅、寧夏、綏遠、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等省，

在這幾年中是無省無災。受災之深以這個流域爲最重，災的種類，也以這流域爲最多。諸如水災、冰雹、蝗蟲、旱災、大風、黑霜、疫病、地震等等，應有盡有。

受災最重的省，應該首推陝西。陝西自民十七而來，沒有一年不遭旱旱，尤以今年爲甚。今春久旱不雨，麥苗幾乎全數枯死。及入夏，天氣忽然變冷，黑霜冰雹大風等等齊來，被災面積達六七十縣。渭水以北十餘縣顆粒無收。即未被災害的地方，每畝麥收亦不過一二斗。及至七月間，以旱災著聞的陝西，忽大雨連綿，以致山洪暴發，大小河流之水，泛濫橫流。釀成空前未有之大水災。沖毀無數的田園廬舍，淹死難以計數的人畜。尤以渭水一帶爲甚。例如在涇陽之橋底鎮發現流屍一千餘具，三原東北樓底村所發現之流屍，達四五千具之多。

七月間之水災，據邵力子電稱：韓城被災難民在八萬人以上，財產損失約五百萬。朝邑災民在五萬以上，損失財產四百餘萬。平民縣災民一萬五千，損失百餘萬。潼關災民七八千，損失五六萬。以上只不過是四縣的災民及損失數字。其他如受災較重的涇陽三原等處，尙無確實數字。

據中央日報載，陝西計遭旱災者達十三縣，霜災三十一縣，風災三十七縣，水災三十五縣，疫病一縣。

綏遠和陝西一樣，在十七十八年間備歷荒旱之災。去年雖漸有轉

機，而粟賤傷農，亦演成豐收成災之奇特現象。今年則又因霪雨連綿，山洪暴發，沿河各縣，又成水災。以包頭、薩縣、托縣等處為最嚴重。其他河套五臨一帶均受極重之打擊，秋收無望。各縣渠道均被破壞，如薩托民生渠之工程，因被此次大水沖毀，損失數十萬元以上。準噶爾旗之義和渠決，渠身完全毀壞。車架壩決口被淹之區域更廣。托縣境內長百數十里，寬三十里，二十里之水灘隨處皆是。

山西也未能免去冰雹之災。太原附近一帶所降之冰雹，大者如卵，待收的農作物，大半多被打毀，以春麥為尤甚。七月間連日霪雨不止，各處山洪暴發，汾河水勢陡漲數尺，沿岸王郭村等二十餘村，房屋人畜損失過半。同蒲鐵路大木橋被水沖去九孔。各汽車路之露洞石橋及電桿電線沖毀無算。全省交通因之停頓。黃河上遊之保應柳林一帶，因堤防潰決，數百里間盡成澤國，被濁流漂去溺死者達二千人以上。

河北永定河之泛濫，沿河農田被淹沒者在五千頃以上。北運河淹沒農田六千五百頃，南運河五千頃，子牙河二千頃，大清河七千頃。滹陀河七千頃，蘆運六千頃，共達四萬餘頃。

滄縣小趙莊之汎地，因去年防堵未固，河堤潰決時，一夜之間淹沒數十村莊，各村之春麥皆未收穫，盡沒水中，于家莊八里屯一帶，以連年遭受水患，不特二麥無收，秋收亦告絕望。隆平縣去年遭冰雹之災，入秋又遭水患，直至今年春，積水纔乾涸，因之也不能插麥，較高之地則因風雹蝗蟲之災頻來，也無何收成。自六月半濘，泚三河暴漲後，田畝盡被

淹沒，收成完全絕望。新城武新香河等縣，受災亦甚重。

八月間之黃河汎濫，自長垣決口後，濮陽長垣東明三縣皆受極重的水災，濮陽之水，深至丈餘，為數十年來所未見，房屋概被沖毀。城南數十里一片汪洋，電話皆被沖斷，人民緣樹求生。

甘肅計只六十五縣，而今年遭災的縣分，達五十餘縣之多。蝗蝻冰雹之災，各縣多已被波及。今年三四月間，禾苗正長的時候，久旱不雨。其後則又降冰雹，禾苗麥子俱被打盡，其後又繼以暴風雨，平地起波，屋宇田園多被淹沒，除此而外，尚有七縣遭地震之災，一縣遭疫癘之災，四縣遭旱災。

河南所受災害的種類，及被災縣分之多，僅次於陝西甘肅。自一月至七月十日止，河南省府及省賑會向賑委會報災者，計旱災七縣，霜災四縣，雹災十一縣，風災六縣，蝗災三縣，水災十一縣。這十一縣的水災，八月份之黃河泛濫受災之縣分尚不在內。以滑縣而論，災區面積佔五千餘方里，災民三十餘萬，淹沒田禾損失估計共值八百餘萬元，財物牲畜等損失約值洋一千餘萬元，淹死牲畜約一萬五千頭，估計約共值七十五萬元，淹沒房屋約四十五萬餘間，估計約共值一千三百餘萬元，財產總計損失三千餘萬元。死亡人數約萬餘人。

因黃水泛濫而遭災之縣分達二十餘縣，被淹村鎮在二千以上，南自廣武西至鞏縣二百餘里成爲一片汪洋。

山東因黃河決口受害最慘，受災達二十餘縣，災民百餘萬人。例如

93502 壽張縣全淪於災，共淹地九百餘頃，三百八十五村，二萬四千餘戶，災民十萬六千餘人，損失六百四十餘萬元。東阿縣被淹四十二鄉，計二百〇

三村災民一萬一千餘戶，七萬餘千人，淹沒田地二千四百餘頃。陽穀縣被災區域佔全縣四分之一，災民二萬餘人，被淹地一千頃以上，損失一

百四十餘萬。范縣被淹三百四十村，一萬餘戶，災民九萬三千餘人。荷澤之一千八百村淹沒五分之四，損失在三千萬元以上，災民三十餘萬人。

此次水之深度有在五六丈以上者，因為水漫來搶猝，且該處又無高坡可以避水，故人民幾無處可以逃生，如荷澤人民，其浸在水中者達四十萬人。

三

其次，我們且看一看揚子江流域。

長江流域包括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所遭災患計有水、旱、雹、風、蝗、地震等災。

比較起來以湖南受災區域為最廣，受災亦較重。

湖南首先便遭了一個旱災，入夏後，竟落了一個多月的雨，遂使湘資沅澧四大河流，同時水漲。長江西水倒灌，洞庭湖水勢無法宣洩，於是洪水汎濫橫流，沿河及濱湖一帶，垵田廬舍，漂沒殆盡，較之一九三一年之大水災，有過無不及。其初不過漫淹二十餘縣，繼增至三十餘縣之多。沅江縣的大水淹到樓簷，全市居民都避居樓房或屋頂之上，商店所有

的貨物或淹沒無存，或糜爛侵蝕成爲廢物。湘陰一帶被災之數千畝田地，收成完全無望，其未被水災的地方，又多遭風蟲冰雹之災。新化縣數十家鐵窟都因被水淹沒而不能工作，損失在十萬元以上，工人失業者達數千人。衡陽一縣，其災區達九百三十五公方里，災民三萬四千餘人，房屋財產損失一百餘萬，被沒田四萬六千餘畝。

湖北自入夏以來，即是霪雨不止，且揚子江上遊之大水奔騰而下，以致江水暴漲，沿江各縣大多都遭水淹沒過，幸而江水沒有繼續向上漲，否則二十一年之大水災，必又將在湖北重現。但是災患終未能完全倖免，如武昌金水閘破後，田地房屋被水淹沒者，也有極可驚人的數目，圻春沿江堤被水冲破後，被淹田畝亦在十萬畝以上，大多都收成絕望。在竹山一帶有好幾縣是逢着荒旱，間亦有數處是遭受蝗蟲冰雹之災的。

安徽計受旱災者八縣，受水災者十餘縣，受蝗蝻之災者二十餘縣，受冰雹之災者，十一縣。

以冰雹之災爲最重。例如皖北之懷遠，幾乎全縣被災。鳳陽霍邱等縣亦遭極重之襲擊。自蚌埠起至明霞止長百餘里寬三十里一帶麥莖，完全被冰雹打倒於地，收成毫無希望。

所受蝗蝻之害最重者爲合肥、六安、全椒、五河、盱眙、定遠等縣。合肥境之第七區縱橫數十里內，一無淨土。水旱各苗均被嚙食盡淨。受災之區，農作物大多是一掃而光。

水災中如懷寧之廣成圩，在萬方搶救中，終歸潰決。被淹三萬餘畝，被災一萬餘人。淮河、洪河、谷河一帶之麥苗，被水淹沒者計洪河兩岸十六萬餘畝，谷河兩岸有四五萬頃，連河兩岸有二十餘萬畝。徽屬休寧一帶因山洪暴發沿新安江一帶各村房屋被水冲毀者十之六，田畝被冲毀者十之九。受災面積廣達四五百里，災民十萬餘人，損失三千萬元以上。

江蘇北部徐屬各縣在今年夏天，亦是月餘未雨，秋禾枯槁，收成難望順利。繼則蝗禍蔓延十餘縣，食傷禾苗極多，農民以捕蝗為事。

江北宿遷沐陽一帶，始則雷雨連綿，致落馬湖等低窪之地二麥全被淹沒，入夏以後又遭大旱，三個月多沒有落雨，而大批蝗蟲又自東南飛來，到處嚙食田禾。今年五月間運河水陡漲七尺，洪澤湖、塘河都告水滿，沿湖河之濱的麥田很多被淹沒。

在南部則因上次之颶風海潮被捲上岸，崇明、川沙、南匯等地均受極重大之損失，數萬災民嗷嗷待哺。

在四川我們且舉下面這三個新聞：九月十三日申報
九月二十五日時事新報

一、「松茂屯區地震，墨溪全境陸沉，周圍將近百里。其餘如沙灣樟腦樹廠等地已淪為澤國，損失之重，為近百年來所未有。」

二、「劉文輝部十七日佔崇寧，黃隱部退集灌縣，決堰死守，沿河十餘縣泛濫成災，禾稼淹沒，農事堪虞。」

三、「劉文輝十九日二次下令總攻鄧軍，灌縣金馬城青紅樹戰事

均烈，劉強渡未逞，令將江都堰掘毀，減少昆河水勢，但外河水漲，沿河各縣均受水災。」

在江西有十四縣遭受水災，損失數百萬，被災十餘萬人。

四

復次，我們且看到粵江流域。

粵江流域包括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除廣西沒有聽見有災患消息外，貴州、雲南及廣東，都有被災的消息傳來。此外我們且把福建也放在裏面說。

自一月至七月十日止，貴州向賑委會呈報天災之縣分計旱災十三縣，電災三縣，水災四縣，風災三縣。

七月以後因連日霖雨不止，遂致山洪暴發。黔北之遵義、桐梓、湄潭、鳳泉、黔東之松桃、江口、思南、省溪、沿江、印江、婺川之縣，受災尤重。田禾畜牧，漂沒殆盡，難民流離展轉，無以為生。災區達十餘縣之多。為貴州前此未有之浩劫。

雲南自春以來，數月不雨，因亢陽太甚，故春收如豆麥之類，均多枯萎。六月後，紛紛落雨，農民皆以為好雨及時，歡欣鼓舞，各自忙着插秧。誰料竟接連十餘日皆傾盆大雨，而致山洪暴發，釀成水災。

昆明附近之盤龍江、金汁河、西霜河，先後均決口，數十萬畝良田均被淹沒。村場居民之房屋被水冲毀者不知凡幾。宜良北區自邑川江頭

93504 村起，南區至羊狗街止，一片汪洋，田畝牲畜概被淹沒沖毀。由可保村至宜良之火車路，有數處被沖毀。建水自閩洞以上至李家莊河堤傾倒數

處，淹沒良田數百畝。農作物被沖去者極多。金河河頭寨一帶，一片汪洋，據該處第一區所報告，沿河公私田地變為河身者計三千餘畝，被泥沙石塊壓蓋及淹沒禾苗者約八千餘畝。安寧縣全縣盡被水淹沒。

被淹之農作物及退水後，卻已腐爛，秋收無望。

廣東今年春也是久旱不雨，尤其是東江各屬，水田多半已經龜裂，

早稻無法下種，旱災已成。其後忽又大雨，由旱轉為水災。東江上游各縣

低窪之處，田地被淹沒，房屋亦多被沖毀。北江因連月大雨，故水勢極大，

近江兩岸的稻田完全被淹，佔全縣十分之七，收成已是失望。未被水淹

的地方不過只二三成。甚至距廣州不遠的禾田，也被水淹了。西江較之

東江北江為災更甚，廣三鐵路曾被沖毀，下游佛山一帶之禾田被淹沒

者達十分之八九。早稻損失至重。

潮梅各縣，則完全遭受旱災，其農田均被太陽晒成大裂痕，秧苗完

全枯萎，甘蔗、菓林，也都完全枯槁。潮陽、惠來、饒平、澄海、濱海各縣，因上遊

河流乾涸，海潮漲入甚高，河水變鹹，農人以之灌田，禾苗都因之霉爛，潮

陽更發生一種類似蝗蟲之害蟲，因田土乾燥，蟲從泥中鑽出，先吃稻桿，

蟲長生翼後，又飛往他田為害。其時天氣極熱，溫度常出九十四至九十

六度之間，農民在暑熱中挨苦工作者，多患吐瀉等中暑之症。小孩因痢

疾死亡者至衆。家畜如牛豬狗雞多發瘟疫。豐順的雞子幾乎不留種。

疾死亡者至衆。家畜如牛豬狗雞多發瘟疫。豐順的雞子幾乎不留種。

福建之遭受旱災者有靖和浦邊境以及龍溪、海澄、安溪、永春、仙遊

與泉屬之惠安、晉江、同安等縣。

閩北之屏南縣一帶之旱災尤烈。例如屏南縣共八萬戶，有粥度日

者，不及五千戶，且皆閉戶靜臥，蓋恐一開門餘米即為飢民搶盡。其餘皆

以野草充飢。但野草之產生也有限，飢民皆劃分鄉界，彼此不許越界採

取，否則即持械相逐，釀成爭鬪。其中有誤食毒草斃命者，日有所聞。全縣

商店均已閉歇。人民大批的逃往外縣。屏南是離省較近的縣分，其他較

僻的地方比屏南之受害更其慘烈。

五

此外如青海之旱災，寧夏之水災旱災，浙江之水災，總計全國受災

者達二十省之多，損失在數百萬萬元之上，災民一萬萬餘人。此一萬萬

人民，不處身於大水之中，即棲息於荒涼的赤地之上。生機危絕，僅能以

草根樹皮為食；尚有連草根樹皮都不得的災民則惟有挺着肚皮挨餓

一直餓到死。

所謂災民，當然是農民佔絕對多數，所破壞的當然是大多數的農

村。由上面所述看來，天災對於農村破壞，即使沒有國際帝國主義及國

內封建勢力的剝削與榨取，大部分的農村經濟，亦當破產了，何況是連

年在遭受天災更何況如這樣的致命之傷尚有三個之多！

在本題裏姑且不說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之榨取壓迫，國內

在本題裏姑且不說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農村之榨取壓迫，國內

封建勢力對農村之剝削戕害，即就如此廣泛而嚴重的天災而言——這當然不是賑救所可了事——農村復興這一「推動」機關，是不是能挽救得了這天災迫害下的農村經濟呢？

所謂天災，在現階段科學發達的程度上講來，已不能把災的責任歸之於天，而稱爲天災。因爲利用科學已得到的成果，利用大多數人的力量，是足能消除這中間的災害的。中國在二千年來，已有數千次災的教訓，在現在不能利用科學已得到的成果，以去克服無妄的天災，這是我們的恥辱。

黃河自一八八七年至現在何以四十餘年都沒有鬧過了災荒。據某水利專家說，這是因爲陽武堤及平漢鐵路護橋壩使河流漸有軌道，沿岸的護崖石，使河堤堅固，而最大之原因則爲豫西各支流流域引河灌田者日多，渠道縱橫，足以減少黃河流量。上流荒地逐漸開墾，使雨水大部分未入黃河，而被新墾地所吸收。因是，四十年來黃河未被水患。但這荒地的開墾，目的不是在爲着黃河的水利，故不能根本消除黃河的水患。然由此也可知這四十年的未被災害是由人自己的力量把它克服的。

93505
中國政府有許多防禦天災的機關，諸如黃河水利委員會、導淮委員會、廣東治河委員會、揚子江水道治理委員會、華北水利委員會。

此外如經濟委員會以及各省各縣的建設廳建設局等等，大都均具有許多年的歷史。其成績怎樣，我們只要看今年災區之廣，便可了然了。但這些機關在尋常大多都有極高遠的計劃。不過計劃雖然高遠，卻是不能實行，即實行也不過只是敷衍。因爲他們的目標與其他政治機關一樣，只是在榨取他人的血汗，而並非從事事業。他們有的常喊着經費困難，計劃難以實現，實際上他們已把經費用種種巧妙的報銷變爲私有了。例如在黃河決口聲中，即有如下的新聞：（八月二十八日申報）

「鄂省提款，數年未加清理，侵蝕挪借，視爲故常。前歲水災發生，此項祕幕遂完全揭露。積久玩生，而侵蝕挪借之案，遂層出迭見。除長岳監督毛鐘才侵蝕堤款，逃逸無踪，其次……等項，虧蝕更多，各縣縣長財政局長，各征收局長，虧或挪借捐款者，多或逾萬。」像這類事在中國是多不勝舉。中國社會中間的矛盾，可以在這類事上追尋出來。

因爲這社會中間的矛盾重重；雖然我們有克服自然的力量，完全不能運用，這正如一個懷着熟練技能的人找不着工做的一樣。所以要解決天災問題，要挽救崩潰了的中國農村經濟，只有先解決這社會中一切矛盾，然後纔有希望。

二二九，二五，南京中大。